

T 3224/0133.83

10

Fukien

卷之十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9 1947

龍溪縣志



龍溪文

以縣志卷之二十二

藝文

邑人士力學好古工文辭喜著述其胸懷尺璧而
手握靈蛇者固已其言滿家矣入寶山而木難火
齊空青結綠宜恣其意之所欲而是編所採取則
有異蓋文以記事有文存而事亦存者有事不可
不存而文亦藉以存者若先輩之鴻篇鉅什則自
有其集在吉光一羽知不足以概傳天之翼矣志

藝文

著書總目

哈佛大學
哈佛燕京
圖書館
珍藏印

北京大學
圖書館
藏

長安縣志卷之二十二 藝文

唐

周匡物詩集

宋

黃彥臣文集

石黃文圃詩文集

黃碩周禮講義

黃預書解

黃穎周禮講義

春秋左氏事類

黃樵仲禮記小學口義

黃樵詩解

中庸語孟解

文集十卷

陳兢周禮解

陳淳大學中庸口義

字義

北溪集五十卷

王遇論孟講義

兩漢博議

吳澥省齋集

黃學臯評古一册

東坡詩註

陳思謙春秋三傳會同

列國類編

蔡瑗鴛鴦城集

古今名賢警言

吳與荔支總錄

漳圖經

新記錄

文集

鄭公顯時事論

文集十卷

語錄

吳桓文稿

古律詩百篇

余詔栖靜堂集

明溪縣志 卷之二十二
公敏集五卷

小如松清漳南海集

公嘉周禮解 禹貢攷 春秋地例 增釋紀年錄

五音姓譜 骨鯁集 代庖集

宋聞禮易禮記詩解

林師德易禮記詩解

陳經德齋文集

元

林廣發三溪集

周佑邊臣近鑑

明

陳汶輝南臯文集

胡宗華草澗集

劉宗道文集十卷

林弼梅雪齋文集

使南集

詩經講義

宋儒會解

鄭深道存養輯略

棲遲集

謝璉奏箋百卷

玉堂文集

周宣易齋稿

謝彬愛吾堂摘稿

蔡文一得語

聞見錄

職方抄

龍溪縣志卷之二十一
林魁白石稿 歸田錄

顏階文集

陳真晟程朱正學纂要 布衣存稿

胡宜衡蕙菴集

林祺續朱子伊洛淵源 考亭麗澤錄 考亭源流錄

古今指掌錄 漳獻備忘 漳文備忘

蔡烈孝經定本 大學格物致知傳 道南錄 朱子

晚年定論 大儒粹言 讀書錄

施仁復古議 脩証要語 詩文集

胡春同平菴集

高則賢易解

陳睢文集

胡壘蹇菴集

林儼澹齋集 讀易尊聞集

吳霞射禮輯說 道原錄 拾棄稿

張廷榜布鼓勺聲 鹽耳吟 夢醒話 山精文集

鄭懷魁葵圃集 渡江小草 農臣暇筆 連城紀錄

林敦聖學摘傳 雅言集

唐文燦亭集三十卷 四六集

張燮霏雲居前後集 手定七十二家文選

顏茂猷經史類纂

楊聯芳諸經纂註三十四卷

侯任讀左偶見 霞山雜錄

方進風山集

陳天定陳氏說書 太極說參論 慧山詩文集 松

石軒讀史 慧眼山房書抄十七種

魏呈潤館課疏草 南陔草 負土編

盧振明梧園集 白菴游草

洪京榜邱園集

洪思洪圖六經 洪圖六史 敬身錄 詩集

國朝

陳常夏江園集十四卷

唐朝彝易學說編 西臺疏草 滙青堂詩集

劉勃脩廬類纂 寄園詩文集

謝亦驥浩園詩草 丹陽集

康偉然四書說義 孝經衍義輯要

洪理順易說 爾章子言 東山行業

侯世濯椒園集

陳箴晚簾詩集

蘇天章竹涯詩草

音海集卷之二十一
黃政穉藍庄集

唐麟石川詩草

王之隣羽聲集

王天成四書大全忠孝二經小學詳註會叅

陳珩松礪集

鄭芳四書衷義

丁中駒春秋胡傳存義

戴侯焯史貫二十一卷

詩

落成會詠

陳元光

泉潮天萬里一鎮屹天中
筮宅龍鍾地承恩燕翼宮
環堂巍嶽秀帶礪大江雄
輪奐雲霄望晶華日月通
凌烟喬木茂獻寶介圭崇
昆俊歌常棣民和教卽戎
盤庚遷美土陶侃效兼庸
儼醴延張老開晴禮呂蒙
無孤南國仰庶補聖皇功

漳州新城秋宴

陳元光

地險行臺壯天清景幕新
鴻飛青嶂杳鷺點碧波真
風肅天如水霜高月散銀
蟬娟爭潑眼廉潔正成隣
東湧如溟玉西呈翠巘珍
畫船拖素練朱榭映紅雲
琥珀盃酌鮫綃席未塵
秦簫吹引鳳鄒律奏生春
縹緲織歌

南溪集卷之二十一
過婆娑妙舞神會知冥漠處百怪惱精魂

曉發佛潭橋

陳元光

朝暎催上道兎魄欲西沈去雁長空沒飛花曲徑深
車沿橋樹往詩落海鷗吟馬鬣嘶風聳龍旗閃電臨
峰攢仙掌巧露重將袍陰農喚耕春早僧迎展拜
飲看看葵日麗照破艷陽心

三橋隱居歌

周匡物

誰家作橋溪水頭茅堂四月如清秋白雲已過暮山紫
黃鳥不鳴春自幽掀髯背向孤舟立尤記仙源舊會入
雨打疎篷醉不知桃花一夜新流急

酬漳州張九使君

顧况

故人窮越徼狂生起悲愁海山萬里別草木十年秋
鞭馬廣陵橋出祖張漳州促膝墜簪珥闕幌憂琳球
短題自茲簡華篇詎能酬無階承明庭高步相追遊
南方榮桂枝隆冬捨溫裘猿吟郡齋中龍靜檀欒流
薛鹿莫搖洞網魚盧亭洲心安處處安處處思遐陬

寄漳汀封連四州

柳子厚

城上高樓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驚風亂颭芙蓉水
密雨斜侵薜荔牆嶺樹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迴腸
共來百粵文身地猶自音書滯一方

送陸員外赴漳州

郎士元

含香臺上栢剖竹海邊州驛

信聞溪足亂流今

朝永嘉路重見謝公遊

逢漳州崔使君北歸

張蠡

在郡多殊稱無人不望回離城攜客去度嶺擔猿來幘
寫經冬葉纒絨落暑梅長安有歸宅歸見鎖青苔

送僧歸漳州

呂溫

幾夏京城住今朝獨遠歸脩行四分律護淨七條衣溪
寺黃橙熟沙田紫芋肥九龍潭上路同去客應稀

度揭鴻嶺

慕容韋

閩越曾為塞將軍舊置營我歌胡感慨西北望神京

送李宣叔倅漳州

王安石

閩山到漳窮地與南粵錯山川鬱霧氛瘴癘春冬作荒
茅篁竹閒蔽虧有城郭居人特鮮少市井宜蕭索野花
開無時蠻酒持可酌窮年不用客誰與分杯杓朝廷尙
賢俊磊砢充臺閣君能喜節行文藝又皆博超然萬里
去識者為不樂予聞君子居自可救民瘼苟能禦外物
得地無美惡似聞最南方北客今勿藥珍足海物味甚
厚不為薄章舉馬甲柱固已輕羊酪蕉黃荔子丹又勝
粗梨醉縫衣比多士往往在邱壑從容與笑語豈不慰

寂寞太守好觴詠嘉賓庶在幙想卽有新詩流傳至京洛

異鵲

蘇軾

昔我先君子仁孝行於家家有五畝田么鳳集桐花是時烏與鵲巢穀可俯拏憶我與諸兒飼食觀羣呀里人驚瑞異野老笑而嗟云此方乳哺甚畏鳶與蛇手足之所及二物不敢加主人若可信衆鳥不我遐故知中孚化可及魚與蝦柯侯古循吏悃悃真無華臨漳所全活數等江干沙仁心格異族兩鵲栖其衙但恨不能言相對空楂楂善惡以類應古語良非誇君看彼酷吏所至

號鬼車

龍亭山

蔡襄

要看紅日照龍臺白玉堂高錦障開樹色一番經雨活溪光幾曲抱山來雲歸深洞天形瘦風落前村笛弄哀擬結青樓遍題咏思王何吝斗量才

西湖泉極美可辟瘴癘

蔡襄

漳溪郡有佳山水遷客因人作勝遊怪得千峯聳晴巘枯槎百尺擁寒流

石獅巖

翠合峰巒萬葉稠雲攀佛屋出巖幽秋光不到庭陰樹

音溪集志卷之二十二
九
曉日先明竹外樓戶牖高低分世界川原遠近失汀洲
湯休示我真消息更在靈山最上頭

康仙祠

僧寶玄

南望青山十里餘五雲深處問琵琶從知天子封侯廟
原是神仙賣藥家

碧玉千峯

方來

堂堂紫陽翁棠陰遍南國斯文天未喪翁壽乃公錫四
書迴狂瀾賸得居閑力定作主林神香骨化爲碧
東溪有人豪調古誰能續我來薦芳馨黃花清可掬想
公憐世人翻覆變涼燠至今嫉邪書字字凜寒玉

結廬得佳景向無買山錢牀頭數卷書浩溥彌大千丈
夫有遠志至學無窮年騏驥待北風鷹隼翔秋天
武夷溯伊洛源自無極翁譬彼漳江流洋洋滄海通東
萊得家傳南軒從五峯勿疑轍跡殊三賢歸趣同

和碧玉千峯詩

顏頤仲

道在穹壤閒如日照萬國淳乾再中天斯文荷申錫惟
時朱夫子一柱擎天力勉齋妙心傳月印寒潭碧

東野正始音絕唱未易續昕庭萬言對珠璣燦盈掬一
麾歷南州寒谷回春燠煌煌漳水珠照耀崑山玉
美哉巽齋守傑構捐金錢橫經踞臯比冠劍來三千賢

青溪集卷之二十二
侯揭新扁偉觀還當年孰能踵公武名蓋東南天
經畚望有秋譬彼田舍翁學道猶學醫百脉期疏通立
身尚名節峻峙千仞峯勉哉蹈前脩毋與流俗同

西爽亭

姚東

華亭百尺跨嶙峋照眼風光自吐吞閒數炊烟分聚落
坐收奇觀入壺樽岡巒設色雲生袂鏡析停聲月在軒
更有何人佩黃犢耕鋤已遍落霞村

仙亭巖

胡梅所

仙子高棲海上山一塵不到石臺閒鶴隨仙客收棊去
龍伴山僧採藥還風送白雲歸洞口鐘隨明月到人閒

不須再問神仙事花落花開暑又寒

威惠廟

呂璫

當年平寇立殊勲時不旌賢事弗聞唐史無人脩列傳
漳江有廟祀將軍亂營夜雜陰兵火殺氣朝參古徑雲
靈貺賽祈多嚮應居民行客日云云

題木棉菴詩

元無名氏

宋運窮時身亦窮此行難倚鄂州功木棉菴上千年恨
秋壑堂中一夢空石砌苔稠猿步月松庭葉落鳥呼風
客來未用多惆悵試向吳山望故宮

南山寺

林廣發

青溪縣志 卷之二十二
翹首城南土悠然見此山竹藏秋雨暗松度晚風寒佳
色催黃菊晴光上翠巒倦飛何處鳥日暮盡知還

西浦夕陽

林廣發

片帆西浦渡歸鳥夕陽斜流水欲趨海行人未到家平
原生野燒斷與帶晴霞漁唱聽來近灣灣蘆荻花

天柱山

黃思永

幾載翹瞻玉柱峯興來登陟欲翔空半天風月出塵表
大地山河入望中晝色暗分巖樹綠春光都入澗花紅
夜深依舊天燈見心事從來造物通

清漳十詠

王禕

漳水南邊郡閩鄉到此窮地偏冬少雪海近夜多風百
粵山川屬三吳景物同昔賢遺化在千載紫陽翁
此地多煙瘴時清喜漸除阻山猶盜賊金海盡鹽魚田
稻春秋種園薑伏臘需不才叨郡倅廩祿頗羸餘
奢競仍民俗織華亦土工盃盤簫鼓裏燈火綺羅中茱
莉頭圍白檳榔口抹紅良宵上元節統扇已搖風
近歲兵戎後民風亦稍衰番船收港少畚酒入城遲綠
暗枕椰樹青懸檄欖枝薰風荔子熟舊數老楊妃
可是閩南徼陽多氣候先麥收正月盡茶摘上元前綠
笋供春饌黃蕉入夏筵南風吾所適久住亦相便

龍溪縣志卷之二十一
文物如鄒魯斯言信不虛科名唐進士道學宋先儒祠
宇依山曲遺書布海隅風流今孰繼林子亦其徒
是處方言別漳南覺更强兒童皆笑囡男女總稱儂不
雨猶穿屐因暄盡佩香人人牙子紫都爲嚼檳榔
山秀英靈聚清溪爽氣開水晶凝石髓月彩耀珠胎珉
紫裁爲硯犀花解作盃最憐沙上草顏色在根荄
試上南樓望羈愁覺易消兩溪遙合港大海暗通潮白
露垂青野丹霞映碧霄夢神會獻吉日暮不堪招
郡署經年久吾來爲一新重門森畫戟別駕儼朱輪榕
葉軒陰晚梅花閣氣春祇憐去國遠爲政愧能循

福山歌

林弼

羣峯天寶西飛來茂林幽壑相縈迴
福山中峙太古色紺樓碧殿凌雲開
雲閒一珠光萬丈圓外瑩中明月相
森森寒彩凜夔夔焜焜神毫肅龍象
始知此寶梵宮珍山輝川媚草木春
瓊花一朶開曇鉢紫芝三秀生法輪
福山高與蓬山列蒼松不凋檜不拔
山中酒熟桂花開年年來醉中秋月

齊雲亭奇石歌

林弼

何年星芒化山骨古色蒼顏勢嶮
嶮中就中別有混沌天禹象森羅了
毫髮府公初置齊雲亭一府來看零
陽屏

蓬萊清淺隔弱水君山晝靄浮洞庭我疑太陰照天地
山河倒影搖丹桂又疑明河馮九天斗牛騰光通劍氣
公餘對此獨躊躇咫尺萬里論江湖幽篁古木在眼底
何用人閒屬畫圖

題詩石

陳克聰

雲擁峯巒翠作堆石崖剝落半莓苔當年題詠都消盡
贏得松風送雨來

仙亭巖

林雍

杖履追隨入洞天清泉怪石自依然當時龍虎燒金鼎
此日樓臺橫紫烟雲外舊巢歸老鶴霜中古木咽寒蟬

人生百歲須歸盡何用憑虛學引年

南山

林魁

丹巖照銀河虹橋臥碧波寺荒僧住少林密鳥聲多驛
路催客騎沙村雜暮歌山花不知數作意弄春和

秋日泛南洲

林魁

年年八月秋風清舟人理棹江天平葛巾登舟涼滿襟
咫尺已步銀河深青山點點海口沒白鷺雙雙草頭立
漁舸放浪風葉輕科頭黑背無姓名問之物族託所得
筍裏秋蟬螿似戟其餘釣戶隨烟霧短棹迴檣無定處
畚家生理言語疎似與人閒不通路波中風景玩不足

史艤晴帆步寒綠長隄宛轉蛟龍蟠秔稻芄芄雲霧蹙
巧人面目無他異水鳥沙鷗不相忌翠雨舫前作對飛
一雲扇底迎人戲古云海水爲桑田足踏平地非渺然
刃天極地理難索眼見烟波化阡陌君看此水化平田
此田化水知何年造化有常難自久百歲人生復何有

威鎮亭

陳洪謨

城上孤亭面面空滿城風景入亭中溪流東下潮聲近
山勢西來地脉雄邊檄無虞鉦鼓靜黎民有喜歲時豐
公餘到此情無限比極迢迢望未窮

過蔡鶴峯雲洞

戴時宗

高人臥隱白雲岑邱壑猶懷江漢心習靜不妨終日坐
狂歌却笑白頭吟青松巢鶴煙霞渺古洞潛龍雨霧深
莫道武陵風景別石門寒雪似山陰

鼎山次張明府韵

戴時宗

停騶山谷口緩步入叢林綠樹烟光淡黃花秋意深夕
陽天外燒流水坐中琴掃石移清酌松枝月半陰

九日登城北山亭作

戴時宗

望望關河塞雁迴蕭蕭風雨草亭開堦前雙樹招提出
坐上千山睥睨來鎮靜久虛安石望登臨誰是仲宣才
懸知京觀封魚海不數徐方戲馬臺

次漳州邀大將軍夜集開元寺

洪道昆

巖城吹角入邊聲古寺邀賓坐月明
海藏三秋開法界關山五夜照行營
散花坐上天香滿說劍尊前斗氣橫
但得玉門歸有日便依金埒學無生

雲洞 二首

邵 銳

巖洞倚天側下與海氣通坐久詩骨寒
白雲生洞中鑿石引飛泉空山響寒玉
心賞獨誰真時來倚脩竹

雲洞

黃 直

鶴峯秋老芋方熟雲洞溪深鱓正肥
中有幽人能作主煨芋烹鱓正相宜

憶下巖

蔡 文

巉巖猶憶舊躋攀小徑溪前入萬山
古寺鐘鳴深樹裏晴空泉響亂雲閒
仙禽有約親人嘯野草無心滿日斑
丹竈烹茶無俗物幾時復伴老僧閒

霞中社集長歌

呂繼梗

清漳福地重開元矗矗千峯連天寶
六鰲駕海名飛來九龍出峽爭廻抱
紫氣籠嵒產異人堂開風雅勝蓬島
階前玉露綴璫花簾外青鳥啣瑤草
一尊笑傲五雲深邀我高陽共傾倒
徐幹夙拉建安才博物張華世共推
稗卿次卿馳文譽二鄭競爽何奇哉
雕龍雄辨驚蒼昊

先春召動殷殷雷半空亂灑催詩雨落葉乘風盡舞臺
諸君對此興轉洽狂歌劇飲罄樽壘坐客呂安獨可訝
生平向往稽叔夜寧渠臭味偶相同謁來良辰每促駕
去年今日此登堂高山流水共傾瀉荏苒光陰似轉蓬
東山薔薇幾摧謝蔣詡已鐸賢士關戴達久臥天柱下
憶昔筆底走龍蛇至今座上留蘭麝結伴重來祇五人
太史占星應驚詫人生聚散亦何常滄海桑田不可量
此日抵掌譚往事明年促膝知何方但願南斗常在望
但願北海常注觴但願青山常曳屐但願白雲常滿囊
達人撫景有真樂一邱一壑任徜徉海濱先生今復四

片時蠖屈終龍翔知我者希我自貴腐鼠那堪嚇鳳凰
吁嗟吾儕豎不朽塵世浮名無何有古今賢豪類湮沒
好把千秋付一酉俯仰乾坤僅彈丸睥睨民物直芻狗
朝茵冥靈竟若何且對清樽恣笑口漳南吏隱本小巫
陟見大巫驚却走多君締我金石交不計驪黃與牝牡
刻燭索我詩百篇解貂醉我酒數斗醉來酩酊發越吟
四座聞之皆回首長嘯出門天地空擊碎玉壺君知不

同社登紫雲巖

蔣孟育

攀巖徒履印苔蕪徑是行危倩衲扶閣呀樹平雲正接
林深人語鳥猶呼買山何事非支遁臨水曾聞洗佛圖

龍溪縣志卷之二十二
遮莫與闌來暮色諸君袖裏有明珠

威鎮亭

鄭懷魁

雄鎮當年控上游危亭偏壓曲城頭
八牕雲合晴看雨萬竅風生夏亦秋
潮汐遙通滄海氣乾坤中劃大江流
向來島嶼烽烟靜極浦縱橫有釣舟

遊仙跡

鄭懷魁

鍊石仙人不可求獨留履舄寄丹邱
高蹤寥落浮雲外遺跡分明古洞頭
龍伯虛疑凌海嶠巨靈謾擬劃河流
鐵橋飛度他年事白石蒼苔滿地秋

威鎮亭

陳範

上界危亭臨埤堦會聞帷幄散芙蓉
巢邊鶴破踈櫺月林杪風迴萬壑鐘
南國自通瀛海貢四郊已淨玉關烽
冷然勝有滄洲思更上芝山第一峯

冬日遊雲洞

張燮

古洞曾盤野鶴羣每於險絕帶清芬
幾回穿徑疑無路直到登峯只是雲
天畔泉源來處合林邊鳥道望中分
高低屐齒頻頻換窸窣聲微隔樹聞

遊天柱山

張燮

探奇不百里濟勝隔多年磴出孤亭外
樓開古寺邊客衣隨墜葉僧磬韻鳴泉
極目峰霞迥深深何處烟

漸入環佳景躋攀倒着身南山歸隱霧東海俯揚塵木
末芙蓉曉梅閒薜荔春黃昏疎雨過涼月倍相親

暗谷

張燮

空洞達潺湲罩石在其上不得覓泉源但聞流水響

登海晏樓

張燮

飛蓋移樽逐勝遊涼生衣帶已深秋月明倒映江如月
樓盡遙連蜃作樓埤塊風前橫短笛煙波天外有歸舟
凭欄轉覺機心息安穩平沙臥白鷗

丹霞巖

鄭爵魁

海門盤礴水東流古巖浮圭望十洲五夜霞光生日窟

千年蜃色幻丹邱潮來綸藻青青泛月上漁舂黯黯收
朝暮近傳喧鼓角樓船諸將急防秋

虎磴巖讌集放歌

陳翼飛

去年登高苦相憶今年載酒城南陌天氣蕭瑟高樹涼
日暮笙歌休不得使君五馬五驢驪考鐘伐鼓在中堂
遊子悲吟氣益振故人慷慨心不忘秋去秋來秋復悲
花開花落幾何時人生百歲卽碌碌舊知新歡苦不足
弱腕能彎一石弧短衣欲逐海西侯山中抱犢眠幽石
野外呼鷹上臂鞬悠悠萬事一杯空只今依舊鹿皮翁
長劍劃天天欲開浮雲爲我西北來

虎砭巖

陳翼飛

秋天吹盡薜蘿乾野寺花開日暮看松磴紆迴高石出
江天縹緲亂峯攢空王杪相青蓮合有客狂歌白苧寒
雲去洞門知不住經傳貝葉已多殘頭陀雜供雕胡飯
穉子頻行碧玉盤孤磬林虛潮近遠千燈塔古月闌干
時時跋馬逢幽竹處處驚蟬上細竿桂冷小山微坐嘯
菊分彭澤未堪餐婆婆斷袂羞蓬鬢自在清尊老鶻冠
無語山僧如會意袈裟相送下星壇

汎海值石尤因歷雲洞諸勝

陳翼飛

漠漠海雲愁黯黯江村暮空舫拍怒濤沈吟高四顧桃
花水正深尚識桃源路山靈巧見招風伯枉相如繫纜
楓柳閒岸幘安余步捫葛陟林巒窈窕鐵橋度磴道斷
復連石勢紛扶互谿衍迫太空恍惚歸藏布高閣度九
真至德懷冲素鳳臺何歸然鳳吹不可遇笙鶴去已遐
猶餘控鶴處古栢蔭石泉玉乳遙奔注接飲清心脾箕
踞長松樹須臾返照空咫尺生煙霧

杪秋芝峯絕頂卽事

徐鑾

天畔孤亭接翠微相將濁酒送斜暉山中得句皆秋興
局裏談兵未息機風鐸響隨砧杵急寒鷗影傍石城飛
迢然鳳吹雲閒發十二峯頭客嘯歸

蓬萊峽端陽水嬉賦得山光搖芙蓉溪鱗磐魚龍
金用爲韻

黃道周

甲申端午前兩日至蓬萊峽桃竹已華椿梧競翠一
尺二尺之榴綴其丹葩未開未落之梅涵其好雨村
婦裹竹以餌龍蛇穉兒縮絲以辟毒蠱於斯時也漳
溪之渚簫鼓方喧大將軍燕客而集樓船都御史洗
兵而澆醇醴牙樯錦纜耀於江神翠鈿銀標搖茲游
女誦喬木之章潛知不可繹蘭芷之製謂我何求而
乃有而遠勗之季容二三君子攜予長麈來棲山舍
負經鼓笈以就人師嗚呼旌霞沸洛下有曝藥之兒

舞岫眩堂外有決藩之子豈謂人皆木石亦云好異
蓼芹若乃山募最能野騰穿後一溪舟子共承鄭公
之風曲欄鮫師咸集吳差之市蕩予蘭漿媵我魚龍
自三日以至五日結燈幔者萬指分渡繚東山以暨
南山觀堵墻者兩岸不辨夫好艷而慕臙天下之情
一也漁父鼓楫以避屈原接輿行歌而逃夫子亦若
樂之殊致雖罕譬以難齊獨此一鄉之民共有嗜芟
之僻豈軒黎之後螺母亦有豔容雷首之從都君果
爲臙行乎嗚呼秉燹之慕不絕於人悅乘之儀有如
彼鳥九巫翹屣以禮彭咸綿上寒煙以脩龍忌湘沅

汎汎實爲靈均差玉招招非徒弟子以今况古想或
然也語云衆志成城又云冰心蹈火誠得井閉之內
奮楫同舟膚敏之羣朋心競進雖挾碣石以導渤海
踴焦原以出孟門猶或可爲耳而韋跗之士執弓趨
風脩能之倫養心乘影是逢萌所閉韃以守離島之
山田疇所隕心而辭盧龍之塞也情有別治感則相
從諒好我之未衰雖殊音而同慨云爾

信有斷鼇足遂來無定山蛟何爲水濇大欲吠雲閒海
客負圖出珠人入市還羣峯應撫掌爲我故潺湲
畫水鏡歌細朝曦瓦石光有山未有此好樂好無荒里

舍鄉心重頽年令節芳是中蓬艾少不肯麗瀟湘
炎颺時不散酣氣動青溪鱸膾輸官鮓荷裳報落霓垂
條明歲柳開夢午時雞不識千春後何公賽此隄

壬辰圍城

陳天定

日望長驅眼欲枯夜閒不寐聽啼烏始知人命關呼吸
誰把流民入畫圖着飯喫衣空有術毛風血雨更無膚
繁華捲地彌天恨多少姬姜泣路隅
扶杖遑迴步不前滿城人鬼共呼天遲來旬日看溝壑
緩死須臾羨壤泉果有肉糜供鵠面絕無火色稱鳶肩
哀今郊草青垂盡空憶農皇着赭鞭

城郭漫興

張士楷

五嶺南分百越開萬山西金二漳來天迴銀漢浮槎水
地盡雲峰候火臺貝闕珠宮沈鼓角黃龍青雀挾風雷
少年但道從軍樂不見江城戰伐哀

江城昔屬樓船將嶺海曾飛十萬師雨雪橫空揮白刃
風雲背日閃朱旗兵填巨港無號哭鼓絕中軍尚指麾
此後金湯虛設險只今花柳亂低枝

郡治新除舊草萊王侯朱邸又爭開城環甲第連天起
門鎖清笳徹夜哀翠燭銀花宜錦繡絳簾珠雨靜樓臺
曾知歌舞青蛾月厭照干戈白骨灰

漳江懷古

張士楷

布衣陳子出清漳一紙圓圖感睿皇此理已通天北極
伊人宛在水中央如何兩疏歸黃閣只博孤碑鎮白楊
自是大臣多絳灌至今遺恨李南陽

過木綿菴

張士楷

景定咸淳事已非湖山燈火夜深輝但聞蟋蟀三秋鬪
誰問襄樊六載圍北使倒持蘇武節西河真阻季孫歸
如何一死償宗社監押猶煩寶劍揮

尙方斬馬定須攜討賊捐軀未愴悽往事已埋花草下
斜陽自轉木棉西征蠻却愛俞都護勒石能標鄭會稽

千古快心惟此地春風莫遣杜鵑啼

跌馬漈

張士楷

崖蒼水紺夜歸寒磴險風高舟上難絕境片時消意氣
長江何日罷波瀾石泉翠壁三千丈野竹青宵一萬竿
他日卜居先卜此琅玕為屋玉為餐

懷江東晚擢處

張士楷

何時重到蓬萊峽苦憶江橋昔繫船落日平沙收鼎鼎
美人秋水隔娟娟花殘瓦礫紅無處草滿官墻綠幾年
愁殺儒門吟弄絕便將風月付神仙

春日懷花山陳先生棲隱處

張士楷

博山鑪上降真焚白鶴青鸞各一羣避世昔為金馬客
移家今是玉華君霜清百丈龍潭水日薄千盤鳥道雲
纔到人閒花落盡何由春信與相聞

諸翁石

在鄴山下

洪思

鄴山荒絕罕能游潛赴黃柑白果秋石壁可招初出月
蘆花專訪不羣鷗必無市上知梅福豈有鄉人識馬周
帆小使風常近岼數峰迎我釣船頭

鄴山

洪思

講堂孤冷似漁家月滿茅門閉水崖禮樂既衰人不見
一聲清磬在蘆花

北溪道中

盧振明

短篷遡北征長柳繫初程破屋牽春火殘橋滯晚晴雲
同山欲亂石與水俱橫不盡依依望綠條度鳥聲

清漳城上感懷

國朝周亮工

殘城日落起悲笳百道旌旗複嶺遮黑箐吹塵迷綠堊
青燐照雨遍丹霞陣連虎渡江千驛烽接龍巖海上槎
戰鼓卽今猶未歇漳南自昔重豪華

海水羣飛驛路遙行人征旆萬安橋嶺猿哀嘯千山雨
塞馬驚嘶半夜潮但負芻蕘依壁壘不堪鴻雁隔雲霄
郊垆莫訝蠻鄉熾望裏天狼焰已銷

天寶山前百戰場鯨鯢浪湧海雲荒饑魂不于霏微雨
白骨支撐遠近霜磧裏角聲吹細柳沙邊旗影沸清漳
六年瘴癘須麋苦不信巖關路倍長

岐山絕頂

康孟侯

絕頂平臨四望通數峰隱隱澹煙籠樹鳥啼上當牕月
燈火吹斜八夜風誰遣夢回繁露下忽聞鐘動半空中
寒蛩落葉如相應不解何愁聽不窮

遊白雲山

陳常夏

甘棠百尺老清溪禁鳥悲愁作意啼高曉晴嵐寬海岸
夕陽還照落雌霓寬客經石罅頻相失水接天光竟自迷

音溪集卷之二
剛道白雲深處好幾人來借一枝棲

諸同志入蓬萊峽載水而歸

陳常夏

蓬萊便在此溪灣猿鶴相嬉耐晝閒三尺芋苗分夜雨
幾家樵採共秋山聲聲屐齒狂相似得得詩詞冗未刪
飽啖流泉寒一頓推舟人挈兩甌還

春日登芝山準提閣

劉勃

步入招提一徑香滿山新綠閒殘黃偶逢覓主簾前燕
不覺愁人鬢上霜寶閣只今明佛火瑤臺何處醉仙漿
可憐數片階前石依舊無言伴桀棠

舞榭歌臺昔亦宜當年會此聽黃鸝豈知鴻鵠輕千里

不及鷓鴣戀一枝解語有花山默默怡情無奈黍離離
如今滿壁禪規在無復人來賦艷詩

鄴山懷古

戴盼

草向空坡處處生蓬萊峽坼斷人行風煙不霽先朝淚
薇蕨空垂死後名有道信能追管葛無時難自比良平
沙蟲化後江楓冷葉戰高秋夜有聲

江東卽事

戴盼

蒼涼古驛大江濱故壘連山白草新水勢長奔三十里
濤聲猶撼五千人戰餘野廟烏啼樹橘廢平沙客問津
滿眼荻花秋正雨扁舟淒斷老夫身

秋日舟發雙溪至白鷺洲作

戴盼

夾岸雙流合孤舟一葉輕三秋人獨往十里水空明波
穩魚龍寂天高樹木清前村聞浣女風起急砧聲

遊瑞竹巖

戴盼

向晚維舟傍水邨緣崖踏蹬蹙雲根亂松四合疑無路
一石中空徑作門絕壁莓苔文字古當臺龍象法王尊
放開老眼憑軒望此地清幽不可論

清漳城上感懷和周櫟園先生

王之鄰

岸草微紅識戰場稽天浪迅陣雲荒無家客怨千山雨
敗屋人啼一夜霜五虎孰為存故國九龍端自下清漳

杜陵詩思經離亂安得寒裘百尺長

自蓬萊峽至江園

王之鄰

蓬萊惟數仞咫尺近滄桑浪白吞江寺山寺八草堂攤
書閒半日載酒就重陽莫訝蒹葭老相思水一方

虎崆巖卽事

王之鄰

南山清興已悠然七首巖頭乍往還木末小亭窺綠野
林深一線俯晴川何妨入社招靈運未必同遊屬惠連
日以空齋供佛事不勞香雨勝諸天

七首巖

陳箴

千峯隱木末一徑出花叢鳥道侵雲細巖扉背鳩通人

歸清夜磬僧老竹樓風古殿祥鳥下枝閒露滴空

絕頂毘盧閣當年處士家梵林參琥珀仙坂度琵琶屋

一長流水桃邊舊種茶白雲行盡處漏出小窓紗

松陰龕舍掩步步一僧還落日收平楚歸雲澹遠山蟬

耳連院靜竹色近鐘閒只此紅塵隔何須復閉關

酬長賓秋末泛舟上江東尋焦桐山與善堂晚歸

江園見示之作 陳箴

石家北塘北別業向江濬一水決彭澤清風長在斯天

回秋興發川狹暮猿悲結念屬君子駕言訪檝師櫓搖

背指捉鼻復流洩蔓草委王風空山叫子規未聞通

衣空作歸去辭葉上桐門冷舟前菊晚移杳杳征

悠悠落日期黯黯澗增波啾啾雀繞枝長煙凝碧寺

岸上鷓鴣往返子猷掉江山謝眺詩素心俱若此逸

安可追

過柳營江 汪奇猷

禹頂雲濤挂片篷隨流鼓柁入江東幾家野店循溪市

數點漁燈泊岸風破壘烽消存往跡長津橋斷已成空

傷心莫問當年事一夜猿聲幾樹紅

晚過南山寺 宋致

浴日生驟寒古寺少人跡樹老當階橫殘菊紛可摘堂

開通堊圃一抔南山碧分韻索枯腸解事莫相迫思沈
鳥不諱月挂松梢白

題虎磴別院

宋致

竹院清陰合泉飛白日涼一番春雨潤幾點堊梅香倚
樹結茅屋借山開石床我來非問偈幽興寄滄浪

三义河觀兵

戴弘業

猿臂能張兩石弓白雲山下射鰲鱗裏尸自有西川錦
不納沙場馬草中

遊雲洞

魏荔彤

清秋逸興足瘦馬忽鞞鞞岡巒數起伏選勝躋雲洞長

橋跨巖外澗壑注瀑凍蕭颯萬木森常聞風雨動寺門
迎緇衣杖錫前賢頌蒼崖問奇字芳規愧接踵荒祠迥
千仞雲霞滿梁棟獨隨野鶴上時有啼猿共盤側望洞
口幽黯如縣甕神禹不能鑿煉石留罅縫客心震嶮巖
僧雛勞引控嵯岬花葉垂蠶叢虎豹縱片月映寒潭惟
明生虛空轉行盡窅奧漸出開霧霽高閣聳層霄放眼
快賓從嘯歌消萬慮逢迎得二仲揮絃應天籟凡響悉
禽唳窓閒題短句峻壁待磨礱日昃不可留嵐翠粘衣
重連夕憶昨遊恍然隔仙夢

鄴山懷古

謝大士

江東古渡鄴山前丞相書堂起夕煙石丈暗隨松雨泣
海鷗閒傍荻雲眠新亭有恨方沉陸故國無人更補天
於邑不堪多佇立西風回首易潸然

徙倚空山落木紛畏人狐鼠亂成羣舊封筆塚沈霜葉
新長蘭根入野焚薄靄斜陽孤嶂裏白雲秋色大江濱
夜深疑有西臺哭透入寒泉不忍聞

招戴南陌遊鄴山

許雲龍

一別近三月相懷計幾秋遲君剡雪棹覓我鄴山遊絕
壁雲爭墜空江水自流年年頻到此望古獨悠悠

重至雲洞

許雲龍

昔時避地訪禪關峭壁雲深看鶴還三十年來猶選勝
羞將白髮對青山

遊雲洞

巖仙藜

探幽仗孤航挂席及巒麓覲面咤奇靈繡鐵互盤錯曲
折紆百迴松篠憇疲弱劈石駕飛甍幡影天上落巨斧
自何年元氣此剗削懸崖嘒白虹荒嶮跨海嶽側身俯
石盤吞碁事寥廓筆跡留考亭前賢想高漠中漉條寒
泉一洗塵囂惡月出浩歌還溪煙隔林薄

木棉菴

巖仙藜

西風瑟瑟樹頭哀天遣平章此地來寶篆自窺仙識火

龍溪縣志卷之二十二
畫橋空憶美人顛木棉花下魂應斷蟋蟀聲中怨未灰
欲覓殘碑無處所行人指說臥荒苔

江東

王敬

江風搖落水漪連恍似秦淮八月天
邱隴高低龍嶼店
波出沒鷺門船

鄴山懷古

陳珩

事未百年良未遙諸翁寒對荻瀟瀟
一庭暮雨天常漏
滿峽秋風草獨搖山骨尚存名鄴意
濤聲長怒退杭潮
信公敗局看重跡哀慟騷魂不可招

冒雨登紫芝山

陳珩

但得登臨興何須待雨晴山川同暮色
天地入秋聲落
葉黃堆寺飛烟白繞城悠悠芳草外
牧唱動離情

經龍山廢寺

黃嘉爵

寺僧零落盡古佛欲何依走電閃爐火
牽藤留夕暉庭
書多鳥迹塵繡遍苔衣春色無人問
山光冷四圍

過玉洲

鄭子江

水滿池塘蘋滿堤柳花深處白鷗啼
歸來輕櫓健於馬
數點輕移蘆岸西

瑞竹巖

黃禹

一徑周遭石幾彎晴空浮翠俯迴環
高僧定後篁根古

龍溪縣志卷之二十一
相國祠邊鶴語閒
返照射江雙鎮水
秋鐘度樹萬松關
前溪我亦先廬在
他日歸耕近此山

古洞

蔡嵩

洞壑蕭蕭象外幽
滿山佳氣靜中收
岬嶸怪石窺雲老
迤近寒林帶霧浮
舍利珠光懸寶塔
傳燈煙繚接瓊樓
自從鬼鑿成天地
熱焰全消萬古秋

風動石歌

王有嘉

天氣鼓爲風地骨凝爲石
骨聳半空寒氣行淡無迹
大塊任吹虛雲根長峩峩
千迴變滅正須臾萬仞峰前若
溯清鶴峯高仙梁隙懸崖挺石鬱
嵯峨狂飈撼處盪

魄銅山遺字鑄三忠石勢傾欹聽推搯更聞天柱出塵埃
玉笋排風五十尺漳江選勝似星羅摩挲幾費謝公屐
君不見鄱湖絕壁小舟迴鏜鏘勝歌鐘噲吟似無射
不遇波翁歸濤聲付潮汐我來撫石石無言磔礧轟起
緣蘿薜欲借春風披拂神石頭雖頑應點額

賦

荔子

明胡宗華

登尉陀之荒臺過無諸之故墟覽山川之奇勝觀草木
之瓌殊緋桃朱柿之焜煌江橙盧橘之榮敷或叢生於
炎麓或秀發於海區名與味兮駢美香與色兮洵都信

南方之異果或可貢於帝居惟荔子之佳品實中國之
所無宜馳名於君謨之譖而見序於居易之圖也觀其
氣受東震精稟南離陽明內蘊華采外施蟠蒼根於深
固抱海氣之淋漓枝凝細兮交暢葉染黛兮葳蕤遠而
望兮如擎天之高蓋邇而矚兮若疊翠之重帷火流大
地兮而清寒襲予霜凝絕壑兮而堅剛匪虧材孔大而
合抱蔭低垂而從規揚芳聲於海與延青景於亭池寶
之者無斧斤之及憇之者如雲庇之垂以側生而見毀
何或者之罔知當其暴雨旣霽凱風微涼花霏霏兮綴
密穗實靡靡兮垂青房如韜光以自斂迨有積而後彰

林鍾戒辰心星正陽膚凝脂兮皺殼肌斂玉兮含漿如
英華之旣發雖欲拚而難藏爛如彤雲之合歛如彩鳳
之翔熒然疑火珠萬斛照金烏而晝見煥然訝神丹九
轉射元圃而流光堆於雕鳳之盤薦於畫錦之堂擘輕
綃之絳幘吐明月之員璫唇未沾而先噓口旣漱而尤
香具甘滋之正味食雖饗而靡傷可以充席珍而娛賓
客之奉可以薦籩實而格神祖之洋洋彼擬倫於甘橘
徒以甜酸而見齒或比議於蒲萄信其謬說之荒唐也
惜乎生於炎海之濱植於遐異之方去京華兮萬里瞻
天門兮堂堂柳夾道兮江路遙桂倚巖兮天風長固未

音韻通志卷之二十二
由廁宸楓之列尚何能邊班荀之傍翳登薦之有時宜
株守以自藏與媚妃嬪之笑兮寧培根枝於深固也與
蹈飛塵之騎兮寧分清蔭於草塘也務植德以滋身願
托根於南荒沐雨露之嘉澤爛雲霓以成章隨榮瘁之
所遇囿生成於元黃幸弗淆於凡草同腐滅於飛霜庶
留名於譜謀垂百世而流芳

海賦

鄭懷魁

維青土之廣斥兮達舟楫乎淮揚跨閩越於嶺表兮抗
都會於清漳爾清漳之錯壤兮旁大海以爲鄉屹圭嶼
於砥柱兮躋二擔而望洋浩蕩渺而無際兮汗漫汎其

瀾茫天連水而倚鏡兮萬頃漾其汪汪滌泮駭其恢廓
今日景指乎扶桑乃若月幾望而載朔鮪魚倦而反穴
潮汐生於寅中進退應而不竭殷殷轟其若雷滾滾噴
其如雪爾其朝日方出時屆明晨微風徐起綠水縞鱗
前無游絲後無纖塵駕鵝鳴而上下禽魚樂而相親度
一葉於安瀾式迎揖於波臣乃若靈鼉伺更而夜吼江
黃蹲踖而致慨海狝乍起而戲波水鳩翔集而成隊日
月慘其無光乾坤忽而變態陰雲霾而幻冥颶風號而
鬩隳沙石飛而雷奔巖谷遇而崩潰於焉南走交廣北
涉京師東望會陀之勝西企海市之奇潮陽雄乎碣石

合浦富乎珠池泊乎沿海之地鱗環繡錯甌台在其左
番禺在其右四衛羅列八方輻輳實以戍卒威以甲冑
鎮海街岐尾之險永寧映袋隊之岫平海護以烏姑鎮
東障以海口加以二七之屯擁帶前後犄角相持緩急
相救斥堠巡徼四十有五據要害而譏謬此陸地之兵
肩門戶而自守者也爾其五寨碁布樓船尾衙揮戈則
白日移晷擊楫則黃雲生曇譬若常山之勢首尾應而
相參爾其南灣之山四絕嵯嶺周迴數百餘里土壤錯
於肥磽原隰宜五穀之種臺隍枕閩粵之交今成財賦
之府昔爲劇賊之巢於是鎮以大將守以重兵饋以兩

省之饜築以百雉之城此水上之軍扼外侵而馭輕者
也若乃彭湖之與廣衍蕭條有魚鹽之利多薪水之饒
野犬同羣而夜吠山鷄矯翼而晨翥林木夏茂芥子春
凋上迴京觀之封傍列茅茨之寮斯乃寇盜之淵藪出
沒之所邀也於是設細柳於東甬列艫舳於山椒鳴警
夜之笳角植赤幟之高標姦宄於焉屏跡魍魎於焉潛
消若夫氛氣清爽百寶星羅水靈獻瑞海童效歌珊瑚
兮七尺琅玕兮千柯青蚌伺春而產粉紫燕避秋而成
窩水晶削珠而取火假山若石而浮波珠胎候月鍊樹
婆娑石花紫菜苔藻如莎龍須菜爛熳鹿角菜嵯峨乃

有神龍赤螭變化靡常或雲或霧或雨或暘蟠蟄之地
垂涎凝香或有大鯨吹浪而沃日首尾橫亘乎西東其
長不知幾億萬尋舟行累日方覩其終海翁揚鬚而鼓
鱗甲於淺瀨曝肌尾乎平沙遇潮退而忘返遭嗤笑於
魚蝦或乃紅鯨鼓浪金鱗翻瀾比目成雙貼沙扁半四
腮多於松江龍蝦大於掌腕白帶銜尾而旅遊鯰魚孕
子而無筭鱗張翼其若飛雞伺晨而舉翰水母泛箬以
隨潮海馬無足而能駢亦有性似魚而異類爲爾雅之
所餘則小管撲頭章舉柔魚木賊負螺蛸之板石距吞

乳哺之豬皆能吹烟而取食八足琅玕以卷舒及夫介
甲之蟲螺蚌之屬賤成砂礫貴爲珠玉甲香灼屑而呈
芳鸚鵡開盆而酌醪餘則蚶蜆蠔蜆文蛤車螯寄生烏
蟬沙蟻馬刀畫水耘蜻壘石生蠓海鏡開窓而映月西
施吐舌而迎濤介則玳瑁之甲鼈龜之筒黑白燦若雲
水巧器生於良工紫貝列乎珍寶石決備乎藥籠擁劍
陸馳而鬪虎蝮蚌穴處而禦熊斯皆名侈多而汎雜類
庶衆而蕃衍假結網而未成徒臨淵而歆羨於是有蛋
居之民不耕不鋌被飛鷄之衣處游魚之室凌颶母之
長風探驪珠之深淵乘洪濤之初發魚維衆而相連雖

丙穴之嘉種亦觸網而麗筌其魚維何維鮓及鯉或藁
或鱸深藏待市或荷簑而自適或泛艤而夜釣唱漁歌
而五答皆方有之逸調鮫人逡巡而泣珠游魚聆音而
躍跳集日中之虛市俱交易而得所含哺鼓腹優游樂
胥若夫南方夜吼鹵水生珠坎地爲田履畝成區結青
霜於暑路堆白雪於陽衢質比玉而更潔視水晶而不
踰生民播其鮮食軍國賴其委輸爰考諸灣之島嶼兩
洋棊置乎東西則有下港舊港大泥呱齊六昆陸處順
塔山樓又有占城異隊文萊六阿雞籠淡水琉球暹羅
呂宋併於佛郎朝鮮擾於東倭又有滿刺加米色果彭

亨之番岡東浦寨丁居宜遲悶之異種北港通商交跡
入貢斯皆依疆而阻海結穴以憑潛旣殊風而異俗亦
貪得而亡厭或禿髮而洗足或左衽而亡檐雖漢唐之
黠武猶聲教之不沾迨明皇祖羽格三苗下尺一之詔
飛十丈之舳破遐方而效順稱荒服以入朝於是使臣
命舟師紀四極定羅經認畛域占風雲辨土色審道里
之遠近分天地乎南北梓三寶之朱書垂百代以爲則
繼焉富商巨賈捐億萬駕艤艫植參天之高桅懸迷日
之大篷約千尋之脩纜築天后之崇宮建旗鼓之行列
浴八牕之玲瓏乃涓吉旦祀陽侯鳴金鼓發掉歌經通

浦歷長洲觸翻天之巨浪犯朝日之層樓獻饑殮於七
洲之水焚毛羽於雙崙之邱望夕暉之落雲知明發之
多颺聆水聲之漸響慮礁淺之可憂夜覩指南之鍼日
唱量更之籌外域既至相埠灣舟重譯入國金幣通會
期日互市定僧交言異玩希珍十居八九皮幣則有氈
被氍毹瑣服竹布飄若雲烟輕若紈素金粟滿篝中幣
無數其寶則有驪珠徑寸鶴頂千枚瑪瑙之環犀角之
杯巨象脫齒而瘞地琉璃明瑩而絕埃玻瓈之鏡流簧
之簾珊瑚徑尺而輝丹剛鑽垂珠而炳艷銅鼓振金聲
之逢逢干丕貯涼冰之冉冉其香則有片腦生肌岐楠
通神芬芳着袖經月不泯黃檀沈水馥烈含辛丁香安
息劑品金陳其藥則有沒藥血竭汀泥乳香大風荳蔻
阿魏檳榔白椒打馬紫梗雌黃椰子之酒代醉西國之
米當餐蘇木通染胡椒敵寒棕竹實中而多節科籐疏
葉而長蔓其鳥則有孔雀之尾翡翠之羽鸚鵡學吱嘹
之言樵鳥善娑娑之舞其獸則有駿馬龍駒騏驎駮駮
犀象羚羊牛鹿麀麕齒牙角草堪爲用者難以殫紀持
籌握算其利十倍出不盈篋歸必捆載南薰今日晞東
裝兮言歸回櫓兮心嬉反棹兮鄉閭海不揚兮魂飛入
門庭兮釋衣於是若輕綃躍駿馬縟文茵擁嬌冶考殖

貨於史遷從鴟夷之大雅方今旌旗所指鯨鯢彙殲獻
俘飲至浪靜波恬士安鐘鼓民樂魚鹽風和雨適年穀
時登遠邦賓服民賦不增弓矢韜而無用甲第宅而相
仍天子方且却遐荒之獻勤恭已之脩碎琥珀之枕焚
雉頭之裘騶虞游於上苑鳳鷲下於高邱聲名既溢於
無外血氣何微而不流爾乃陽春多暇遲日融暄襟懷
蕩滌氣象昂軒於焉具康樂之屐攜北海之樽招方外
之侶登太武之崑凌崑崔延峭壁尋幽深訪絕跡上干
天帝之堂下瞰馮夷之宅心驚倒影之塔目眩萬里之
石前瞻後眺應接未閒則有陸鼇壘翠丹霞迴瀾踣樓

閣於空中颺廣袂乎雲閒尾日月之出沒導潮汐之潺
湲極長眸於流烟逸孤神於元蓋濡片管之綸綜闕千
古之圖繪指三島與十洲冀仙人之可會且夫漳之為
國啓無諸於炎漢地有開而必彰天靡蓄而不爛雖枚
乘相如之俊嚴助徐樂之彥莫能表揚於涓滴徒向若
而長歎遂使臨碣之咏獨步於魏公游海之篇擅聲於
王粲况水無驚鱗島有馴雉倏忽侯閣而稱觀若伯潛
形而遠馳幸遨遊於熙皞擴流覽於無涯狎鷗鳥於水
上乘貫月以來茲媿文瀾之莫作仰學海而逶迤拘井
竈之陋識聊裁筆兮陳詞

龍溪縣志卷之二十三

藝文

表

請建州縣表

唐陳元光

泉潮守戍左玉鈐衛翊府左郎將臣陳元光言伏承永
 淳二年八月一日制臣進階正議大夫嶺南行軍總管
 者受命戰兢抵官彌懼臣以冲幼出自書生迨及童年
 濫膺首選未及干戈守至懦至柔之質惟知飽煖無曰
 區曰處之能幸賴先臣緒業叨蒙今日國恩寄深都闕
 任事專征爰從視職以來不敢少有寧處况茲鎮地極

七閩境連百粵左衽居椎髻之半可耕乃火田之餘原始要終流移本出於二州窮凶極暴積弊遂踰於十稔元惡既誅餘寇復起法隨出而奸隨生功愈勞而效愈寡撫綏未易子育誠難竊惟兵革徒威於外禮讓乃格其心揆茲陋俗良由職方久廢學校不興所事者蒐狩爲生所習者暴橫爲尙誅之則不可勝誅徙之則難以屢徙倘欲生全幾致刑措其本則在創州縣其要則在興庠序蓋倫理講則風俗自爾漸孚治法彰則民心自知感激切以臣鎮地曰安仁誠爲治教之邦江臨漳水實乃建名之本如蒙乞勅定名號而復入職方建治所

而注頒官吏治循往古之良規誠爲救時之急務胡越百家愈無罅隙畿荒一德更有何殊臣謬居外鎮忝在封疆所得事宜合奏謹具厥由伏候勅旨

謝准請表

陳元光

左玉鈐衛翊府左郎將進階前正議大夫嶺南行軍總管臣陳元光言伏奉垂拱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制除臣中郎將右鷹揚衛率府懷化大將軍輕車大都尉兼朝散大夫持節漳州諸軍事守漳州刺史贊治尹營田長春官使者伏以社稷初開首有官僚之建皇天眷命重茲樗櫟之材山川頓改人物更生竊念臣州背山面海

舊爲蛇豕之區椎髻卉裳盡是妖氛之黨治理誠難撫
綏未易恭惟陛下威振百靈氣消六沴自東自西不違
於指顧我疆我理咸得其區分民心有繫土俗轉淳覺
昨非而今是必舊去而新更竊惟治巨室者不用乎條
枚蓋明堂者不參於瓦礫茲遇陛下日月其明乾坤其
量知臣樸忠有守寒松不改乎凋年膺力猶剛老馬或
諳於故道申命曲加因郵傳賜寵之以二政之隆畀之
以一州之重雖則殊鄉還同晝錦光華奚止於一身爵
祿許推於後裔人皆謂榮臣獨知懼粉身未足報深恩
萬死實難酬厚德已從此日望闕謝恩繼當恪守詔條

徵庸俊乂平均徭賦示以義方持清淨以臨民重脩前
志守無私以奉國再礪於衷展駑駘之力申鷹犬之勞
庶荒陬蠻獠盡沐皇風率土生靈備聞斯慶臣無任感
恩隕越之至

納地表

五代陳洪進

臣聞峻極者山也在汙壤而不辭無私者日也雖覆盆
而必照顧惟遐僻尙隔聲明願歸益地之圖輒露由衷
之請臣所領兩郡僻在一隅自浙右未歸金陵徧霸臣
以崎嶇千里之地疲散萬餘之兵望雲就日以維勤畏
首畏尾之不暇遂從間道遠貢赤誠願傾事大之心庶

齒附庸之末太祖皇帝賜之軍額授以節旄俾專達於
一方復延賞於三世祖父荷漏泉之澤子弟享列土之
榮榮戟在門龜網盈室雖冠列藩之寵未脩肆覲之儀
暨江表底平先皇厭世會嬰犬馬之病尙阻雲龍之庭
皇帝陛下欽嗣丕基誕敷景命臣遠辭海嶠入覲天墀
獲親咫尺之顏疊被便藩之澤六飛遊幸每奉屬車之
塵三殿宴嬉屢挹大樽之味旬浹之內雨露駢臻至於
重愚亦荷殊獎恩榮若此報效何階志益戀於君軒心
遂忘於坎井臣不勝大願願以所管漳泉兩郡獻於有
司使區區負海之邦遂爲內地虫虫生齒之類得見太

平伏望聖慈授臣近地別鎮臣男文顯等早膺朝獎皆
忝郡符牙校賓僚久經驅策各希鈞造稍霑鴻私

漳州進珠表

有序

宋王冕

宋大中祥符六年春冕自廬陵移典是郡越明年三
月龍溪屬邑民邱顛於九龍溪網魚得珠一顆圍闊
三寸七分中有小珠七顆如七曜次如七曜者不可
勝數縣弗敢留條珠之始於郡冕熟而視之殊大歡
休卽日召厥屬官驗之復相稱慶曰夫珠至寶也王
者德至淵泉則出今天子仁聖以寬慈被天下宜乎
珠之出獎聖世又珠之爲物也其色瑩淨明清乃化

民之象也於是列表以進尋奉勅書以旌至寶冕旒
叨爲政能獲斯寶又懼是事泯絕於後刊之貞石於
公廳之左用傳於永永耳

臣冕言臣聞皇猷允塞天乃效祥聖德升聞地不藏寶
前件珠得非蛇口產異蚌胎有感必通生自淵潭之內
無脛而至忽居寶肆之中瑩煌外散於月華皎潔內含
於星彩此蓋皇帝陛下齋莊奉道清淨化民體乾極以
握符致坤靈而薦瑞邀稽信史迥殊照乘之光洞究祥
經弗類媚川之色臣握蘭郎署剖竹侯封幸逢江海之
珍難藏外郡願繼梯航之貢於顯內庭臣無任瞻天戀

聖激切屏營之至

崇真儒以陞配享疏

明林 雍

臣聞孔子真儒之聖者顏淵曾參子思孟軻真儒之賢
者周惇頤程顥程頤朱熹是又後世真儒之賢者孔子
德侔二儀道該羣聖刪述六經垂憲萬世出類拔萃在
生民爲獨盛繼往開來比堯舜爲猶賢顏淵德鄰生知
才居王佐學全博約傳得其宗會參格致誠正發明聖
學真積力久躬傳一貫子思戒懼慎獨傳授心法上稽
古人如合符節孟軻明善思誠盡心養性推明庸學以
承先聖至若周惇頤建圖屬書根極要領續千載不傳

之緒垂百世開人之功程顥窮神知化盡性至命繼孟氏之絕學與斯文爲己任程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廣求之六經得傳乎道緒朱熹窮理力行涵養居敬心契神會道全德至洞貫五經傳註四書集諸儒大成爲學之標準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臣亦曰以臣觀於朱子有功於孔子大矣有若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夫子也臣亦曰自羣賢以來未有盛於朱子也夫孔子與顏曾思孟道學相傳統緒迭興明天理正人心崇王道黜霸功息邪說詎諛行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也故歷代以

來追崇祀典各極其盛以孔子而當南面之尊以四子而居配享之列崇儒重道尙德報功實足以合人心存天理中禮度而適祀典之宜也若夫周惇頤程顥程頤朱熹是皆以德繼德以道傳道倡明道學而振百代之迷惑興起斯文而進來學於高明維持王化辨斥異端可謂大有功於天地大有功於生民大有功於帝王之學大有功於聖賢之道也今則從祀孔廟並立兩廡愚賢純駁不一其德行功業實難與侔不惟兩廡不可與侔雖自十哲之賢而論之則道統之承功業之盛亦不可得而及也臣又見朱熹高弟陳淳字安卿與臣同縣

人也其識趣高超充養純粹早聞伊洛之學卓有高俗
 之行迫乎朱子牧漳州則奉贄求學講論郡齋深思默
 會博極羣書貫徹精粗朱子每語人口區區南來喜為
 吾道得一安卿及考諸宋鑑則曰無書不讀無物不格
 日積月累義理貫通洞見條緒恬退自守名播天下多
 所著述夫陳淳之在當時不惟見稱於朱子又且具載
 之通鑑則其為人之賢槩可知矣然宋鑑既稱多所著
 述想在當時傳必廣經今歲久只存性理字義一書實
 足發明義理羽翼道學他如遺下文集凡五十卷文皆
 精當切實有補風教我朝編集五經四書大全多見采

錄以惠學宮其事功亦不為少矣然周惇頤程顥程頤
 朱熹生於宋世道德已自尊顯既沒之後著作即李道
 傳太常卿徐僑禮部尚書李真皆以從祀為請淳祐元
 年下詔特令從祀孔廟然以四子功德之大下同兩廡
 諸賢臣竊有未安者伏惟陛下崇儒重道講經求治稽
 明禮樂超出前古崇獎儒術獨運於宸衷乞勅內閣翰
 林院儒臣及六部都察院等堂上大臣一同考究周惇
 頤程顥程頤朱熹脩德傳道比之顏曾思孟果皆大中
 至正純粹至善可以興起斯文而當道統之傳合併進
 而上之以居配享之列密邇聖人之側而為八配以時

祭享復取陳淳著述文集另行稽考觀其德行道術果若純正無疵而有衛道之功合併脩進從祀兩廡或令其本貫有司設立祠堂春秋祭祀以勵士行以敦風化通行具奏施行以昭我聖朝崇儒重道表章先正而為不世之盛典則非常之舉又豈前代所能及哉

乞崇祀理學布衣陳真晟疏

石應岳

題為崇祀理學真儒以光道化事臣恭覩皇上卽位以來親賢問道稽古右文得堯舜湯文之正傳為仁義禮樂之宗主邇者允禮臣言將已故儒臣章懋祀正學祠吳與弼陳獻章胡居仁各專祀於其鄉一時縉紳章縫

之士欣欣然喜動顏色以為聖主崇尚理學真得袞往勸來之大機臣鄉先儒布衣臣陳真晟年十七八時卽能自拔於流俗而距絕異端專心儒業嘗應有司之薦就試省闈聞有司防察苛密無待士禮遂辭歸不復以科舉為事篤志聖賢從事理學初讀中庸做存養省察工夫覺無統緒繼讀大學方知為學次第乃以大學為據及讀朱子主敬之說又知敬者大學之基本及求其所以為敬見程子主一無適之說又於敬字見得親切嘗語人曰大學誠意章為鐵門關難過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故身心動靜一以居敬為主本原澄徹義理

精明躬行古道卓然自信嘗曰寧百見毀於世俗毋一
得罪於先王此其槩也天順閒倣程頤故事詣闕上書
冀行所學其書名程朱正學纂要首採程氏學制次採
朱子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二圖一言聖人心與天同運
一言學者心法天之運次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
本數事以終上文圖說之意疏上未行而歸家居見英
宗皇帝勅諭學校中有主敬窮理脩己治人敦尚孝弟
忠信等語喜曰此學校正教也然學校雖崇正教而科
舉不定正考雖有正教弗行因採勅諭中要語參以程
氏學制呂氏鄉約朱熹貢舉私議作正教正考會通

考德爲六等考文爲三等各有案例可據而行晚年徧
遊名山博訪同志聞江西吳與弼名欲往質之編脩張
元禎止宿叩其學所得大加稱許曰斯道自程朱以來
惟先生得其真吳許二子亦未是遂歸鎮海初聞中雖
多讀書學術猶未正自真晟與其徒周瑛倡明理學而
趨向始端雖已知向學禮教猶未明自真晟與里人李
文舉講行家禮而風俗始化遠邇聞風感發興起莫不
以真晟爲準的而願依歸之蓋真昭代之名儒天民之
先覺也沒後尙書楊廉編纂理學名臣錄凡十有五人
首薛瑄次吳與弼次卽真晟其稱贊之辭有曰端默沈

潛慕回如愚持守有餘和靖之徒百年公論於此可見
雖已經提學姚鏞舉入漳州鄉賢祠中然不過與俎豆
之列尙未見特加尊崇且真晟與與弼獻章一時同志
理學齊名雖獻章亦自慨慕其人以爲寥寥僅見今與
弼等俱蒙專祀而真晟未與似爲未舉之典臣愚伏望
勅下禮部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將真晟比照與弼等例
行令原籍建祠專祀庶幾先哲幽潛得蒙褒揚於旣往
而後學景仰亦思勉勵於將來不惟臣鄉里後進私自
厚望至於海內宿學人士亦所同然懇惟聖明特賜俞
允臣無任惓惓之至

上趙寺丞改學移貢院書

宋陳淳

嘗謂負高明正大之才者然後有以立高明正大之功
立高明正大之功者必先有以定高明正大之見恭惟
判府寺丞以天潢源派之秀來典此邦下車以來摘姦
發伏有巨猾爲民蠹頻年不能去者一旦剔清之崇儒
重道有越繩檢行訟庭累政無敢誰何者一旦鈐制之
可謂負高明正大之才矣邇者悼此邦士風之一厄以
爲原於學校作成之地規模之不端奮然更改期以振
作而汎刷之是又能立高明正大之功矣以高明正大
之才立高明正大之功漳之士子幸也然其所爲規模

大有可議蓋向者晦菴先生朱侯之在此邦首務明教化崇學校以侍郎李侯始創規模之已善自大成殿及池與尊道堂爲不可更移而深病夫東西兩廡齋舍之逼窄不足以容人物清講磨思一開廣而明爽之東欲移貢院於他所而盡貢院之址悉以爲東齋西欲移行衙於他所而盡行衙之址悉以爲西齋其齋相枕悉南面每齋中閒爲廳廳之左右各爲四大窓而各裝截爲四闕閒一如太學之制時紹熙辛亥春也擬秋月興工不謂入夏忽以奉祠而竟不果繼以司諫鄧侯承其有改學之名不復考其爲規模之實遽毀東廡諸齋及填

池之左悉以與貢院又毀西廡諸齋及填池之右別爲學於西偏以與先聖廟相並然其所以爲齋之闕築則反變大而就小抑又狹於李侯之舊邦人至以俚語目之曰十八家以其局蹙不足副學校之名云耳今吾君侯病鄧侯規模之不善而欲復李侯規模之舊誠善矣然東迫於貢院之西廊不敢以侵入則在東諸齋必不能以寬廣西拘於鄧侯之故迹不欲以盡毀則在西諸齋亦不能以從容而池之塞者不復鑿則又不能以爽塏雖視鄧侯學爲差勝而終未免於五十步之視百步較之李侯規模之舊未足以增光則亦何以集吾高明

正大之功哉必欲得此邦方面之體制則須一遵晦菴先生規模之盛然後爲可耳若夫貢院奉天子明詔賓興之地在此邦關係爲尤重而視學校爲尤急尤不可不擇形勝之最者處之前年之厄說者皆以爲南橋之激南橋之造特出於鄉大夫林寺丞聽一庸僧之臆見不僉謀諸善陰陽者漳水本安靜而聚石以激之衝突怒號一如建劍湍險之聲將何以自寧南橋之造盍造於水雲館以漳水自此而下爲翻弓之勢不純腰帶之繞正陰陽家所忌橋造於此則下流有鈐束不足忌而上流有關鎖風氣藏聚盍礪自足以爲雄勝然此事已

失重大難整更不必深論惟是貢院正居其衝有前年之變則恐難於不移而其中逼窄不足以容衆則又不容於不移而此邦所謂形勝之聚者又有久虛而未及舉則益不可以不亟移何謂此邦形勝之最蓋此邦行龍白天寶山發脉而來至欲結聚爲州則湧起昂頭而爲登高山然後左臂分枝而下寬平廣厚而爲郡治實坐坎山視登高在乾爲貪狼魁然其形雄偉秀傑爲諸山之冠惜其下以浮屠鎮之所謂開元寺者又非聖朝創建特有唐之陋俗而五代之所沿襲移之他所有何不可若出一札之論許僧家自移吾因度其故地廣輪

音義錄卷之二十三
若干創新貢院以爲吾君選取忠義孝友之士使佐國
家理民物誠大公至正之舉非燕私亭榭之比亦豈法
之所制其中經畫既定其在兩旁諸小院之不相礙者
爲崇墉以障之左視光孝淨衆及郡治諸山爲龍臂右
視湖內諸山爲虎臂天融地結氣象環合前朝之水實
在南橋之內則南橋關鎖尤爲有力乃復轉凶而爲吉
所謂地靈人傑亦理勢之不容已者或者曰改學校移
貢院大役也寧無擾民費財之病乎愚以爲善於區處
則不擾民不費財而自集大抵官司創造始必發公帑
以市屋材而責胥吏以行文引四散鄉村與民戶交易

於是乎假託行姦而擾民者百出焉名曰依公估價而
實橫取名曰見錢和買而實白奪况又易堅以瑕代美
以惡駁雜備數不能精良至於工匠所謂工師者止用
一人而小小諸匠亦各有定數乃闔境買弄無寧居卒
之趨供工而赴執役者特其羸鈍無錢計囑者耳官或
時支僱錢復爲監吏所得不過素手而歸故草率應命
而不能固緻是以朝植而暮欲傾春落成而秋告圯所
謂區處之不得其策者也善於區處者如之何舉漳州
之產而七分之民戶居其一而僧戶居其六於一分民
戶之中上等富戶歲穀以千斛計者絕少其次數百至

百斛者亦不多見類皆三五十斛無儋石之家終歲營營不能自給則爲漳之民戶者甚貧在官司絕不可更有絲毫之擾以六分僧戶言之上寺歲入以數萬斛次數千斛其下亦三五百斛雖窮村至小之院亦登百斛視民戶極爲富衍以減倫敗教不耕不蠶無故竊據而奄有之不過恣爲花酒不肖之資是果何爲也哉故今公家凡有創造無求諸他惟盡第僧門產業之高下而畫吾屋宇界分之大小均以付之且量支吾公帑之財爲之開端而後取辦責成焉竹木輒瓦之類任其以市價私自貿易而吾不之問焉則其所聚皆精良凡工匠

人夫之輩聽其以鄉例私自傭僱而吾不之繩焉則其所就皆固緻假使有賠貼不貲之費實皆吾公家之財也移吾公家之財爲吾公家之用從特爲吾幹之耳往者判院趙侯之架州治亦大役也惟責辦諸僧而民絕無所擾卽今之廳事是也司諫鄧侯之架州學亦大役也每齋惟支百緡付之一僧亦不擾而學成卽前所謂西偏是也都運趙侯之造通濟橋亦大役也每舟惟支二十緡付之一僧亦不擾而橋成卽今柳營江之所跨是也凡諸名公蓋有高識明見燭破輕重弛張之所宜而隨宜區處所以爲至當不易之道如此君侯以爲何

如某非有所覬望又不曾足躡貴人之門惟以鄉邦此事久爲闕典自創州以來至於今五百餘年未遇一賢刺史覺其然而整頓之今幸遇君侯負高明正大之才定高明正大之見而又能立高明正大之功此正千一之期苟於此不爲州閭出而一陳之則進爲有隱於邦君之賢而失事機之會退爲得罪於鄉人子弟而抱無補之羞是以冒昧而前不勝皇汗之至

與王太守論保費衙役寇盜三事

國朝陳常夏

漳民死於流離死於饑餓死於盜賊總爲藉糧濫派又

有保費繁苛更番酷虐無時休息官府尊嚴但稱急公二字衙役鷙險重以欺冒百端使殘黎號呼無所控訴惟弱者填溝壑黠者附綠林也至於包保蔭保則害遍於窮鄉其事又牢不可破公祖父母雖知之而莫救之蒙宗陳兩憲伯明示嚴禁竟不得着實舉行意清平治源之道固有在乎原夫耕種之民輸納國課市肆之民谷應官辦此古今定例無容改易漳自乙未破城市井邱墟王師初臨旣無里班可輸錢糧又無舖戶可辦物件一應軍需器用服食諸項不得不派諸寨及地方稍靜民還舊居無柰漸派諸保後安恬日久錢糧之額徵

派十倍而行家大賈頗獲奇贏若使糧餉取於里班物件徵諸舖戶凡杉竹油鐵及衣服器用之物舖戶按月輪辦官長照價給發民安其業而官亦賴其用不亦率由古制無所偏枯者哉乃商賈之家多所倚傍官府承意不敢以行戶相待而奸胥蠹役視村民爲奇貨設有保費名目遂使官不論文武位不論尊卑物不必土產事不必公幹兵丁差役硃票入保先索差禮轎錢次必設席待飯稍拂其意鞭撻網吊或死或傷莫敢聞問一日之間票十餘事一室之內差十餘人鰥寡孤獨無所丐免逃遁死亡烟火爲空而折價之事起焉爲利日深

搏擊不窮其大者如糴米豆買杉木等件估價收銀闔鄉爲之傾家其小者如取柴炭牲菓馬槽截刀之類所值尙微而差費輒先數兩甚至各營發割青草沿鄉折銀難延一刻而蔭保之說興焉而包保之利動焉蓋漳民疾苦奔走於錢糧之濫派既日不暇晷矣又重以保差盈門逆刑峻法縱有金如泉亦難當此雜噪也故依傍勢力年納保穀數百石名爲蔭保或賄囑胥役月納保銀數十兩號爲包保其初稍得休閒尙以爲便迨年復一年民力愈竭民命就殲耕種所收但入蔭保者之手至田主不能取半粒以納官租負販所獲隨供包保

者之家至婦子不敢市半菽以謀釜餽今盜賊廓清諸
 事漸息在保中可無雜費而蔭保之穀包保之銀終不
 能免通漳計之逐年所耗之穀至數十萬石逐年所耗
 之銀亦至數萬兩其於軍需國計無裨絲毫僅竭百姓
 之身家以肥權貴奸胥之囊橐有心者可不為變計哉
 某於癸卯年赴部臺公呈蒙部臺問保費為何物則保
 費之名天下不經見明是漳中特設者竊謂革除保費
 之名便可省包蔭之害也近聞泉州劉太守於各村設
 有循環簿某日某兵丁某差役下鄉索取何物奉何票
 答應何事皆着牒明簿上於每月三十日將簿送府即

於此月初一日會公衙門將簿查看其詐冒多索者隨
 有紀法民咸稱便某謹將二示抄閱未知漳中亦可倣
 而行之乎儻保費既革而蔭保者徵穀如故則明公亦
 不須與權貴為忤也但查一保之中必有奸人為權貴
 之線索抑勒細民以助桀惡拘提一二立置重法地棍
 肅清豪右又當斂手矣又何胥役尙敢自私哉此令可
 行是一年之內留數十萬穀於民間富庶之風拭目俟
 之救度殘黎端望於新政伊始苟能清本澄源其效亦
 易見者也

此胥役多狡獪者為之故天下無循謹之下人但視官

長束法有章耳約而論之在於生其所畏也原胥役之在衙門其本官得以法治之上臺得以律訪之鄉民被害者亦得以事實告之故往年胥役驚險未盡縱橫則以衙門長在無別路爲之藪澤無強徒爲之應援而一經院訪性命垂斃其心恒惕惕然恐有三尺隨其後也夫三尺卽不及之而尙能使其心憚之豺虎之性亦覺一分矣今權貴鼎盛所在薰灼差役橫恣驟侈私囊隨投入權門充買員職威勢日尊堅牢不破後輩沿襲奸才百出有今日供牛馬明日遂欲投刺相望者本官且不能自保何論細民哉而偶爲訪犯只追贓銀無施重

法故各衙門會約凡值訪犯通合衆力鳩金相助秤完之外逍遙如故况今之所被訪者多係畧取一二以備故典其巨奸劇惡未嘗一問姓名也爲胥役者安往而不得橫恣乎癸卯年蒙李部臺嚴禁蠹役規避着令本衙門效勞不許別去部臺寬厚日久雖禁止嚴切而奉行者稀今積習太深老祖臺亦豈能一旦革易之但根本不清諸法俱亂天下皆已光華豈漳屬長爲昏黑哉始以事件論之漳中爲害最大在藉糧在索保思濫派因係糧房而府胥亦與有責者原各縣派粟派夫皆當開報米石總額及公事合用總單申文到府房科稟官

批下唯派及事完之後又復造報開銷此上下相維共
知法紀故無濫混之愆也近各處衙役朋比作奸將派
之時胡亂申文無總額開單申報及比追之時催督
勒完無收單給與存照以至混收之後玩忽上臺無
無支銷全局等明是以欺匿米石科歛無度民窮就死
莫之省憂老祖臺留心庶務憲法一新乞嚴飭該房通
行各縣凡應派草穀等件各照舊例將本縣總額及應
派公用若干照米均勻申詳報府批允到縣將文書內
事件掛示開比其里班業戶遇期秤納者不論多寡給
與官票如緝銀無票者准里班業戶赴臺呈告即提經
承重處比完之日將給發何營支銷何事拖欠何戶造
報開除文冊申臺查驗庶規條尚在上下皆得相通乎
至包保之弊府縣胥役皆是一則累而上之衙門愈尊
則役愈肆而所包者倍侈論包保之害固視蔭保者畧
輕然使胥役無故而受窮民之金非所以為治也而復
有府差到縣之事往年府上差役向各縣取物縣官當
堂給賞不過數錢之間自齊公祖厚寵衙役行票赴縣
自拘里班索禮至十餘千日費皆定千錢且今日票取
明日票催一物所用差拘疊複如海澄縣取紅紗紙僅
值二兩之數而差費值至十八千錢計銀三十五兩有

奇矣沿襲成規虎狼塞道是兵丁差官管圖保差而外又多此一夥民力幾何能消受其刻削乎而又有詞訟買票之事漳俗好競獄訟繁多差役買票於房科皆費十餘兩提犯開票先索贖本至審完結局以家贖爲輕重若能設法輪差不許赴房買票且定犯人送差之禮酌在何數此雖細事然所以留百姓之膏脂者不可謂淺鮮矣而又有私刑之事原各衙門差役拘提民犯輕則繩之重則鎖之跟其赴官齊候審鞫耳未聞官法未加差刑已爛也今日大衙門太多兵卒差官動細細民吊之拷之隨其生死府縣衙役遂依此例凡開票之時

卽狠力吊細送禮滿願徐釋其痛入城之後未許見官另禁私室酷虐百端哀號莫救積弊有年亦不以爲怪矣而又有混拘之事凡涉錢糧金無奉票亦不拘欠戶憑其已意散拘不相干戚屬或責以代賠或難以跟要有同至縣庭者立稟本官重加鞭朴此風日盛村落如沸而混拘生員更爲得計生員非甚饑寒猶欲稍存體面不敢赴官日求解脫而混拘婦女尤爲長策婦女不堪撻辱其親鄰必竭身家以相勸留總爲官府不察但知糧務爲苛急之門胥役太橫日以拘累爲財源之計完欠無分控訴無路不知長此安窮也或謂漳中勢禁

力格積弊如山雖廉范再生無着手處某謂勢家兵士法紀不得而問之若胥役日供奔走豈難行我風規者明公紀綱全郡似當定爲憲法使十邑奸胥皆知佈畏不但府中數役矣

古有勸農之政貴五穀而重耒耜是以盡四海而成桑麻也夫上之所貴民相與貴之上之所重民相與重之教化之效捷於應聲今漳中繁有盜賊將剿捕削除之乎民有相視而笑耳以某年少時所聞身爲盜賊者嘗懼人知之也一赴公庭刑罰有加焉故雖有奸徒尙思畏忌也今劊人之肉剗人之腹苟命駕出山視都閩爲

等閒列肆販賣者突然自稱巨寇唯恐冒巨寇之不真耳且膏梁子弟其足跡未嘗一至山椒意之所至混報入冊聞上臺亦稔知此情而故爲寬大諒是濟世別有深心非淺人所能深曉但見功名富貴世所豔慕不可必得者至漳中而如取如攜揮戈作賊青雲在望詎能淡其侈心哉加以胥役不法糧保繁苛村落已墟而敲朴未厭負販細民空手哀號生涯阻促則饑仆載道夫前或爲勸之後或爲驅之矣愚民攘攘何能深思大義乎幸部臺出示嚴禁不許山賊招撫漳中宦途頗塞其半又蒙王提臺遣員緝巡不許兵士搶奪市井窮戶漸

得生活然嘯聚不軌之徒猶所在見告則以風聲習俗入人之隱未可一旦草易耳夫移風易俗真良有司之事也一省之柄在於部臺一郡之柄則在良刺史矣以郡城言之北門十里而外自倒亭以至福清達於北溪地方延袤百餘里皆弓箭長刀森列宿莽南門十里而外自蓮花以至程溪馬坪地方皆掠寨屠村烟火絕斷長泰則明火劫於縣前鄉村之中無夜不殺數人南靖則繫人直逼郊邑五里之外廬舍盡成邱壑平和縣南勝五寨屠戮殺命焚燬十餘家此五月間事也龍溪縣十一都夜劫文村自遺弓箭籐牌於道次早橫行無忌

來索原物此七月間事也蒙兩鎮遣將驅除福清一帶頗問耕耘南勝諸村亦屯卒伍但草面草心經理良法當有出於勦捕削除之外者愚生管見固不足以知之而哀籲之誠或自忘其迂鄙矣今與明公約畧言之竊意盜賊之法其先在正風俗乎數年以來盜賊充斥無掃蕩之威又欲使村里細民拱手而受繫維或愚民無知有禦寇殺寇者卽認爲某營兵士沙石爲之飛走草木爲之崩摧賊勢日張賊黨愈盛轉相接引傾動耳目明公欲還醇反樸似當煥然一新使村落之間自堅守望禦賊者無罪殺賊者有賞百姓共知爲盜賊者亦官

府之所惡也則意味漸薄庶幾不戒自戡哉又其次在清家甲乎昔日爲寇者或遁身瀚海或結巢深山今乃安處室廬之內婦子如故也耕桑無改也而黨與聯屬星羅棋布傳集頃刻屠劫千家若以古者保甲之法行之鄉里之中便自相覺察矣此輩何所容其縱橫哉其法著每家各設木牌一座謄係某縣某圖某戶里班戶丁據實造冊互相保結金無逃糧避役潛踪往來等情保長具結於約正約正具結於本縣約束有條賞罰不紊不特走險者無所潛踪卽逃糧者亦當還里也又其次在禁私屠乎屠沽爲細民之業官府所以通貿易列市肆使熙熙者獲尺寸之利而慮其有缺也然至椎牛一道專與盜賊相爲表裏蓋牛非出諸賊手則獲利不深自權力之家開設屠市好兵黠民多劫牛畜以應之失牛者雖知而不敢問其黨日以繁其事日以興是萑苻之與區不在山澤而在郊原市井之內也若將官不任屠殺則四郊之外皆無鼓刀以行者卽或聚而剽劫亦遲回觀望蚤夜鼠伏豈能叫呼儔類取人家筐篋如自探諸奚奴者哉又其次在肅營伍乎今之列炬數十掠厚貲而滿志者率皆強弓勁矢堅甲利戈夫民間則安有此物也間并知之而相戒縮舌卽長官知之亦寬

音澤縣志卷之二十一
容以待夫長此則安窮也某所見十年前之事漳中只有總帥韜斧鉞而不怒其士卒持守法律與營幕相望故村落之外各安其生今窮鄉僻野駐防者基置狴狴之衆視田畷多數倍焉而焚殺抄掠視爲家常茶飯也夫其情形易識而矩度固難施哉明公近日下墾荒之示讀者感泣矣思盜賊不治則耕耘日散又何能謀開墾之力乎今日朝廷最重盜案而漳郡之事不得上聞以儒生而言及此抑亦罪戾之藪也

與馬邑侯書

陳常夏

近讀明示約保不許蔭免都隅欲得均派可謂法明令具救時苦心者也但漳中胥役玩法日久部臺屢示嚴如水霜而棄爲故紙者不知幾十度矣願足下行之堅決使百姓實被恩施焉今竊以催科一事言之原催科之法以一里長而統十戶丁以一見年而統十里長龍溪比較惟比見年是使一戶而納百餘戶之糧也值見年者管圖索其百金纔肯拘票噫此百金將安出乎昔僅比正供猶可節次追完今雜派十倍於原額征求多起於倉卒見年所統大者載米千餘石小者亦數百石其中有豪強之家推托無賴貧窶之戶拖延日深見年賠累力不能支雖杖斃無益公帑而遂有轉徙他鄉逃

入綠林者有之蓋以百餘石之糧而比於一見年之手
卽點鍊有術未能答應無差也派額不完吏胥又進多
派之說欲以補不完之額因而高下其手互爲隱匿謂
民間逋欠而實吏胥侵漁矣官民兩病僅以肥奸胥之
腹乃復混派於紳衿構殃於儒類當道無所覺察其實
長此安窮哉救今之弊一曰比十班戶長如海澄故事
令見年拘各戶長認狀取保次帶各戶長依期聽比使
百餘戶齊赴公庭無旁溢之費皆以其力輸納諸官閒
有雜派亦令百餘戶趨義急公輕而易舉無獨困見年
之弊可免逃亡數百輩矣一曰立紳儒戶冊如江南故

事按都圖之內屬文武鄉紳者卽立官戶屬貢監生員
者卽立儒戶比較之日隨其名下責以輸納旣不如平
日寄戶累受寄者之家亦不至派書舞文死於混派者
之手功令森嚴人人奉法吏胥無所構其奸險矣自是
正供催諸戶長雜派亦索之糧胥有田者隨其多寡督
其供納無糧之人必其窮困最甚者也兵興以來寇賊
滋盛民鳩工築寨動費數百金後寨費浩繁至輸金數
百求得毀散噫民至不自衛其身甘與強盜雜處當事
之人可無變計乎愚謂免寨費使民可以避盜蠲保費
使民不至爲盜漳民其稍有瘳也至於山寇縱橫迫處

郊市戡定之法在指顧聞耳儻不尤疎妄當復借箸而
言之

序

送楊據見漳州李使君 唐歐陽詹

儒有馭百行駕六藝曳長裾於王侯之門以禮待楊夫
子是日之告謁漳浦李太守之行行儒之事也子幾於
儒久矣李太守天枝之英金鏡之明盛物之量稱物之
衡夫子姿容不孤其鑒多少有登其槩何往而不利高
梧始華瑤草欲碧去矣夫子時景宜往

圖經序

宋吳與

謹按本州在禹貢為揚州之南境周為七閩之地秦漢
為東南二粵之地漢武平粵為東會稽冶縣金南海揭
陽之地晉宋以來為晉安義安二郡之地皇唐垂拱二
年十二月九日左玉鈐衛翊府左郎將陳元光平潮州
寇奏置州縣勅割福州西南地置漳州初在漳浦水北
因水為名尋以地多瘴癘更民苦之耆壽余恭訥等乞
遷他所開元四年勅移就李灣川置郡故廢綏安縣地
也自初置州隸福州都督府開元二十二年四月二十
二日勅割隸廣州二十八年勅復隸福州州本二縣一
曰漳浦即州治也二曰懷恩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二

日勅以戶口逃亡廢之併入漳浦又割泉州龍溪縣隸本州大歷十一年福建觀察使皇甫政奏割汀州龍巖縣來屬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勅從之天寶元年改爲漳浦郡乾元元年復爲漳州興元二年刺史柳少安請徙治龍溪福建觀察使盧碁錄奏貞元元年十一月十六日勅從之遂以龍溪城爲州定管龍溪漳浦龍巖三縣山川清秀原野坦平良山記董奉之遊九侯傳夏后之祀趙佗故壘越王古城營頭之雉堞依然嶺下之遺基可識陳將軍忠貞冠代王使君勲烈標時周先輩之奇才潘侍郎之重德大同有九虬之瑞開元出祥雲之符靈跡應祈筋山屏盜遺芳未泯勝槩可尋蔚爲江外之名邦不特閩中之要地凡諸可紀悉具於後

林元凱使南稿序

明宋 濂

吏部主事林君元凱奉使安南還以使南稿一編授予序序曰安南古交趾也漢唐以來其地皆入職方稱臣奉貢比內諸侯近代馭非其術徼其重貨責其躬朝蠻夷乃敢爲弗恭出不遜辭廷議憤之復有鑄金爲人夜光爲目之徵而蠻夷心益離使者至其國多貪夫悅其金貝輒昧昧攫之遂致其褻侮於庶下君子每爲之短氣方今聖天子御極之初遣使往告卽位其國主陳日

燿稽首上表遂仍封爲安南王未至日燿卒嗣王日戛
有請於朝復詔襲爵如初柬廷臣充頒封使者僉謂元
凱前進士學古明經尤長於辭令其出使爲宜上召至
奉天殿親加勞問而遣焉元凱卽日上道越五月至其
國宣布天子威德君臣悅服乃北面拜跪聽詔如藩臣
禮將還日戛遣陪臣夜半持黃金爲壽元凱峻言却之
陪臣歎息而去肆惟皇上宅居中土遠夷慕化者以其
限山絕海使各安於境上而無利之深合古帝王懷柔
之道固當著之史牒垂憲萬世有若元凱之爲使義正
辭嚴足以聳動羣聽凡其國以利相啗之奸卒無所售
舉手加額稱爲賢使者可謂不辱君命矣然予聞序事
之體志其大而舍其細故特取蠻夷叛服之由聖世明
良之盛書之於首簡至於行役之勞唱酬之適山川土
俗之詳已見詩中者可得而畧也元凱名唐臣臨漳人
今以時制所禁更爲彌文辭爾雅吾友王內翰評品人
物謂元凱之在閩猶毛之有麟介之有龜云

五日同社登八卦樓詩序

鄭懷魁

蕤賓叶紀月令有居高眺遠之文伯趙司辰夏至有登
臺書雲之事况乃二儀溫厚之氣盛在東南萬物明潔
之交卦維離巽應天中而選勝地憑城曲而得高樓昭

法象於廉隅則乾坤六子宣意氣於戶牖則律呂八風
捫層構而遂濟肅羣工而咸秩簪裾翼翼車蓋峩峩命
客卿於翰墨之林役衙官於章辦之府陸離腰閒之佩
金紉芳蓀葳蕤臂中之絲俱縈采組於時地宿分龍之
兩江靜飛鳧之舟潮汐練翻淪漣鏡瑩左旣橋通萬里
駕蜃海之樓臺右乃河有三洲浮鼇山之窟宅翠微氛
氲於員嶠丹氣赭熾於南岑遠與若圭平臯如黛諸門
洞啓萬有軒呈千年長命之杯九節和香之酒甘泉寒
水瓜李異其浮沉朱綴方連芰荷芬其逕襲日旣亭午
人在層霄雖無絲竹之娛亦有棋書之樂雉盧間擲

竿流行固可以銷歎滯於來熏美遨遊於永日時惟恢
臭之夏序正長羸之陽爭飾江妃互翔神渚川觀塔立
水戲雲興咸莫不荃橈蘭旌競唼囉於下瀨椒漿桂醕
播些只於中流若乃上舳稜而瞻迢遞俯睥睨以臨旁
皇沆澧芷蘭思公子兮騁望瀟湘風雨遲美人兮夷猶
命江水使安瀾需大川而利涉八極寧容其一瞬萬里
不足以少留矣綠水采菱之音本無勞於海唱滄浪鼓
柁之曲亦何限於樓居豈可使仲宣獨步於漢南休文
擅聲於元暢登臺會圃偏留八詠之詩通浦長洲惟聞
四望之賦用緇楚記共屬郢歌風土詎傳乎虞初文獻

或徵乎夏五靜觀卦驗測中數於圖書醉讀離騷嗣元
聲於風雅

龍溪黃門貞節序

國朝趙國麟

女德之最大者莫如節而最難者亦莫如節歷稽載籍
著婦人女子之事詳且盡者首稱詩芘苻湘繁求桑采
蕨抱衾宜雁雜佩畜旨敬一事而勤一職既皆紀於師
氏而夫子存之以教萬世其以節著者共姜一人而已
至於春秋所書二百四十年之中貞純義篤全節者亦
惟紀伯姬耳詩別貞淫春秋定邪正爲所載之少可書
之少若此則節之難全亦槩可見矣予已未禮闈所得

士黃生可潤閩漳龍溪壺山人其族自

本朝百年來凡寡嫠之婦無再醮者夫死有子撫之守
義無子繼嗣以全節卽年極少家極貧父母欲奪其志
咸曰吾鄉中未聞有此醜行辱身先自蹈之死不爲也
多與母族絕惜族處海陬子孫未有貴顯聞於
朝者族之長老將錄其姓氏配偶立碑家廟前代遠弗
能稽於

本朝得與例合者二十八人黃生請序於予予聞之而
怒焉生予悲又慨焉生予企也夫禮一醮不改名之曰
信婦德之所以事人者莫大乎此程子曰餓死事小失

節事大嗚呼難哉非有清淑剛正之氣能自立於富貴
貧賤之間實見夫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日逝風流
未有不變者也今黃氏一族之衆百年之久巾幗婦女
莫不皆然尤難中之難矣吾想其清淑剛正之氣必乾
坤之所獨鍾而節義相尚苦節共貞視饑寒窮困甘之
如飴出於不容已而相習爲固然故於天下萬世之所
難者而鄉獨行之而不變乎閩爲理學興區予撫閩
時嘗攷其山川風俗釐其省郡志乘忠義節烈史不勝
書而漳濱大海山川雄奇蜿蜒鬱積代產偉人自紫陽
作守以後明禮義敦風俗獨冠乎諸郡百年來

國家仁育義正之化端貞孝義風行宇內綱常炳如日
星聲教不冒海隅故雖閨門之內其克自樹立者表於
一方垂之千載有如此也予故樂表而出之闡發幽側
以備
國史之登俾卓行貞風不可磨滅光昭宇宙輔翼世教
以勉人之爲其難者是爲序
考

清漳風俗考

明張燮

漳在無諸國爲最南漢武帝時徙民江淮閒虛其地其
後爲綏安爲綏城羈縻瘴鄉聲教尙阻沈懷遠謂陰崖

猿晝嘯陽畝杭先熟稚子練葛衣樵人薜蘿屋蕭索景
象至今可覆案也唐垂拱時王鈇建麾始得比於郡國
周潘通籍而後夫亦稍知學矣趙宋以來經制漸備生
齒漸繁釁視漸殷風徽漸啓迨乎考亭作牧嘉與所部
興化名教經術遞爲沾染餘風流韻蓋歲迥猶有存者
則大儒建標之力也若左道尊而尙鬼雄心熾而喜爭
戶說渺論終復難革習俗之漸所由來焉明興聖治翔
洽被於海表易固陋而文明往往自嚮而豐施雕琢於
醇初又往往剝厚而薄人情物態亦畧可言如婚姻不
甚擇婿在門戶爲主其有高門降衡脩庭樹蓬者中或

別有利焉則遠近醜之男禮女贄豪華相尙覺明珠翠
羽之屬大爲騰踴死喪之門粗知備禮顧強半作佛事
紳韋猶然營葬一節見窳陰陽家歲月遷延十室而九
然娶婦無不親迎者讀禮無不終制者卽瑣族細人盡
知守此尙依古道之遺耳嘗試考比年之間士大夫多
能白樹坊表扃門戶課洒掃談稼穡樂寒溫耳目足跡
不復出百里外而高者乃披赤心而憂國是抱素業而
思名山白屋繩樞人絃戶誦禿翁稍具脩脯莫不阿兒
作計挾策而問吾伊者士從單門起家以爲常至後來
駿快又多自童牙學作馨語棊書圖籍較有遠志前此

未有也此士風之盛也田家畢力從事汗邪卽高邱懸崖可闢而畝他或結網而漁或反裘而薪足復生活城闈之內百工鱗集機杼鑪錘心手俱應又或別市方物貿易而時盈縮焉四方環視大有可觀前此未有也此民風之盛也甲第連雲朱甍畫梁負妍爭麗海濱饒石門柱庭砌備極廣長雕摩之工倍於攻木埽埴設色也每見委巷窮閭矮墻敗屋轉盼未幾合併作翬飛鳥草之觀矣中人家纔自存伶俦環堵亦強自脩飾爲鄉里頭面焉人無貴賤多衣綺繡意製相詭華采相鮮蓋一華胄貴人或存寒素而俗子官儀變童婦飾每每瓶

無餘粟桁列殘衣嘗見隆萬初年布衣未試子衿依露皂帽今則冠蓋相望於道不知何族之弟子也嘆世者謂竟盛之端卽伏衰之路省煩裁僭是當世第一喫緊然一家之繁費十家取給焉貧人因得糊口其間損有餘補不足安知非天道乎所可笑者一種敝衣羸馬侷托清脩而輦賄避名攫金閉眼又如老子素封衣不曳地食不茹肉弄牙籌爭刀錐微以施予賑貸搖頭而走若者竟曰阿堵貧民不得名其一錢出孔甚慳入孔甚溢復何益於人世哉又其甚者豪門上族實繁有徒蜂目旣噴豺聲乍展始猶禍中黔庶也終且煽虐士紳矣

閭左無賴拔扈輒張雞肋安拳蹙臂摧轍始猶橫施村落也終且明目都市矣大都競勝終訟競利啓焚鼠輩因憑社作威虎冠以生翼滋暴狡者視閭劣爲奇貨後進凌長大作死灰此漳與四方之所同也築水爲田淄澠稍混因而攘奪不休以夷爲市子母旣贏因而機械百變此漳與四方之所異也若夫行樂公子閒身少年鬪雞走馬吹竹鳴絲連手醉歡遨神遼曠雖妨本業然亦足鼓吹盛世點綴豐年不容此無以見太平已世重福田每梵宮有所脩葺金錢之施不呼而滿然多不婚道而佞佛人家祈禳置壇甚尊膜拜甚虔焚香作供甚備然又不信僧而信巫此其不可解者若夫尋常閭閻之內差敦四維婦人非老大足跡不踰閭而貞女烈姬在在有黃鵠之韵焉男子安分守法亦不乏人老翁坐大樹下談上皇及京朝事儕輩豐耳以聽或公家之吏胥輿隸偶爾相遭輒起立氣肅惟恐失乃公歡催科在他處最易嚙道而漳人東臯輸稅卽甚儉歲不敢縮額於常供郡國吏稍稍恩澤留在民間去輒尸而祝之或事久經過迎送至萬餘口此亦未俗之近於龐厚者也夫以孤嶼遙屯前代不啻瘠土忽而聲名文物爲東南一大都會然世變江河之慮亦復乘之而趨是必有人焉

砥柱其間臨尾閭而防沃焦洪濤不至蕩嶽耳是所望於司世者

議

瀆神私議

國朝藍授世

或有問於藍子曰王爺之神何昉乎曰臆說也五行之氣與時偕行木春火夏金秋水冬木諸陰陽根於太極後之人因行而爲之著姓水曰池氏金曰白氏等類皆臆說也而且爲之狀其形加之以王號立廟祀之則甚惑矣夫五行有氣而無形叙則雨暘時而萬物育逆則災沴見而疫癘生故月令曰季春命國儺九門磔攘以

畢春氣仲秋天子乃儺以達秋氣季冬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皆所以逐疫也其事方相氏掌之大抵古聖王燮理陰陽民疑有厲爲百姓索室而逐解民疑以安民心亦神道設教云爾今季冬迎春出土牛孟春擊鼓鳴鑼迎神遶境此物此志也然則祈安有說乎曰祈安上元節卽本社神明祈之如祈穀祈麥祈年歲豐熟人物阜安至秋報之人樸而禮質意誠而神享故可繼也然則今之祈安非耶曰非也上元節已行之矣今所祈何事乎彼將曰五王來難之曰來何事彼將曰察善惡難之曰察善惡奚祈安彼將曰冀免罪耳難

之曰罪可以祈而免是王徇人情而違帝破法也王誰欺欺天乎若然則燒米更非乎曰罪之罪惑之惑者也即如彼言王來察善惡刑賞畢而王行矣守此欲何為乎守此以待食雖稍知禮義廉耻者不為而謂王為之乎且王神也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必待人柴米而後食則王所缺者不獨肥甘輕煖也前乎此者王何食後乎此者王何食王之為餒也多矣此其無有而不足信豈待辨說而後明哉然則造船亦非乎古者送神以紙為舟後易之以布今易之以木不愈加恭敬乎曰不惟不敬而且罪古之時其送神也存其意舟車夫馬以紙為之東西南北惟其所之斯謂明器神明之也亦猶殉葬者束草為人以為從衛云爾後之人易之以俑孔子謂其無後以其太似人也至穆公殉以三良未始非作俑者偕之禍也今木船之設其與人殉無異所爭者人與物耳即此類而充之如河伯娶婦彼亦何憚而不為乎况其所費至百餘金不止奪中人數十家之產以投之水中無用之地其為禍尤酷也至船中所辦之物妓女賭具媒褻侮慢罪不勝誅而首事聽之此幸無神猶可如其有神其獲罪當不旋踵而至矣可不慎哉

朔方縣志

卷之二十三

三

